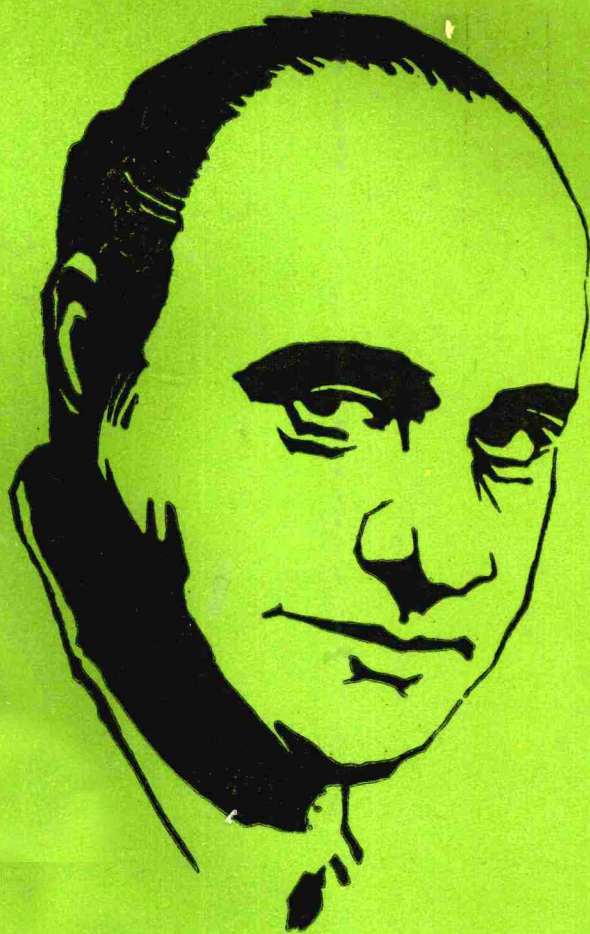


БЕНЬЯМИНО
ДЖИЛ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吉利回忆录

贝尼亚米诺·吉利著
刘杭生译



吉利回忆录

责任编辑：戴宾仪

封面设计：顾伟龙

吉 利 回 忆 录

〔意〕贝尼亚米诺·吉利著

刘杭生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11 字数 225,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册

书号：11078·3008 定价：2.5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7
第 三 章	14
第 四 章	22
第 五 章	35
第 六 章	41
第 七 章	47
第 八 章	51
第 九 章	58
第 十 章	64
第 十 一 章	68
第 十 二 章	74
第 十 三 章	78
第 十 四 章	84
第 十 五 章	90
第 十 六 章	94
第 十 七 章	99
第 十 八 章	104
第 十 九 章	111
第 二 十 章	115

第二十一章	120
第二十二章	125
第二十三章	130
第二十四章	135
第二十五章	141
第二十六章	146
第二十七章	152
第二十八章	157
第二十九章	165
第三十章	170
第三十一章	177
第三十二章	182
第三十三章	187
第三十四章	192
第三十五章	198
第三十六章	204
第三十七章	209
第三十八章	215
第三十九章	220
第四十章	228
第四十一章	233
第四十二章	239
第四十三章	243
第四十四章	247
第四十五章	251
第四十六章	256
第四十七章	261

第四十八章.....	266
第四十九章.....	270
第五十章.....	275
第五十一章.....	279
第五十二章.....	282
第五十三章.....	285
第五十四章.....	289
第五十五章.....	294
后 记.....	296

第一章

当我一出生，首先就以大声喊叫宣告自己的来临。在那时候，声音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不论财富、知识，或是其他任何才能我都没有。而且，如果不是我的声带的特殊构造，那么很可能，到如今我还在刨木板、缝裤子或是修鞋，就和在雷卡纳蒂这个小城镇中度过一生的父亲一样，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日我就诞生在那里。当然那样我也会和父亲一样是一个穷人。但上帝赐给了我一个好嗓子，这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会唱歌，其他的什么也不会。我也只喜欢唱歌，其他什么也吸引不了我。

乍一看，我的生活似乎很轻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那样，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怀疑或犹豫，也不追求什么别的东西，因此也就不需要重新去开始干什么。只有一件事是我会的——这就是唱歌。而我也就唱了。但是从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起在一座小小的幽暗的教堂里参加合唱到在大都会歌剧院舞台的明亮灯光下演唱，这之间是有一条漫长的道路的。要走完这条路，是需要多年的忍耐、屈辱、贫困和繁重的劳动的。现在回首往事，我为在自己早年的生活中记录下那么多的困难和奋斗而高兴。如果一个演员的职业对我的要求只是为表现声音而进行必要的努力，那么现在我就未必感到自己已经达到目的了。

我的嗓子大概是得自母亲。不管怎么说，也是她第一个教会我唱歌的。当我还在孩提时，她一边拍着我、摇着我，一边唱

着古老的乡村摇篮曲。随着我慢慢地长大，脱离了童年，摇篮曲就成为我们俩人常常一起唱的歌曲了。每晚睡觉前，妈妈坐在我的旁边，拥抱着我，面颊贴在我的脸上，我们就一起唱歌。她夸奖我、鼓励我，说我比她唱得好，我当然不同意。她还总对我说，谁要是想唱得好，就必须是一个善良的、富有同情心和热爱人们的好人。

记得有一支歌曲唱的是一个被关进修道院的姑娘，怀念着远方的爱人。歌曲中有这样的词句：

我母亲是伯爵夫人，
父亲是骑士……

很久以来，这首歌曲在我幼稚的想象中始终是和父母亲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我的母亲就是伯爵夫人，父亲是一位声名赫赫的骑士。我是那么热爱母亲，感到她那么善良，所以我对母亲的想象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从我的双亲都是穷手艺人来说，当我五岁或更大一点时，他们甚至穷得连什么东西也没有。

父亲多米尼科·吉利是一个鞋匠，由于他的发色，大家都叫他红发人。母亲爱丝特尔是一个乡村教师的女儿。我们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我是最小的一个。父亲既做新鞋，也修旧鞋。上一个世纪末，工厂生产的鞋，在意大利的外省还是很稀罕的，谁要是需要鞋，就到鞋匠那儿去买。鞋匠和帮工、学徒就在自己的作坊里干活。

我父亲做的鞋既不摩登，也不雅致。附近那些古老、昏暗的官邸里的名门之家是不买的。父亲的鞋主要是农民、小商贩、手艺人 and 雷卡纳蒂的普通老百姓才买。尽管如此，父亲总是公正地为自己的手艺自豪，为自己能够给人们制作坚固耐穿的鞋

子而自豪。同时，他也从不为自己的顾客会不会每年定做一双新鞋而多费心思。那时候人们认为，一双鞋应该能够穿一辈子。事实上，一双鞋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样的事也不是罕见的。当然，那时候谁也不会天天穿着这磨不坏的鞋。一般说，大家都穿木屐，父亲也会做木屐。

不难猜到，父亲的作坊不是那种进项很大的营生。但是那时候的生活费用并不很昂贵，而且我们生活得又非常俭朴。加上我母亲本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妇女，虽然身边有六个孩子，她还照样料理家务，帮助父亲干活。她学会缝鞋和靴子，开始的时候用手缝，后来就用机器了。母亲喜欢琢磨一些图案，用白线缝在黑色的皮革上显得很漂亮。我想，这里面多多少少表现了她对艺术创作的一种向往。

我就在这样一个安静的、热爱劳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当我五岁时，我们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变化。每当饭菜比往常更简单一些的时候，我就发现母亲似乎在忧愁什么。但那时我当然不懂这是为了什么。

后来我才开始明白，就在那时，父亲已经成为同机器生产竞争的牺牲品了。一些过去常常以优厚的条件向他订货的批发商破了产，父亲也就几乎完全失业了。而他又没有任何积蓄可以在困难的时候挽救自己，或使自己能够从事别种手艺活儿。此外，作为一个老式的人，他很尊重传统，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机器，它们毁了他和其他一些手艺人的生活，并且把那些普通的手工鞋子变成只适合有钱人穿的奢侈品。

现在回想起在当时那种新的环境下，我找到了一些消遣，我不是跟在母亲身边转来转去，而是也开始干点什么帮助家里了。这是需要的。甚至连我这五岁的小家伙也得去挣钱了。我开始去完成交给我的各种任务。例如，父亲常常派我到木匠帕洛师

傅那儿去取鞋后跟。这是父亲卖给农民的一种钉满钉子的木屐所用的后跟。不久，帕洛师傅就发现我会唱歌，并且成为在母亲之后，我的第一个听众。他把我放在一个凳子上，而凳子那么高，我都不敢从上面跳下来。我害怕地望着地面，并且求他放我走，因为父亲急用那些后跟，他在等着我。但是只有我向帕洛师傅让了步，给他唱了歌之后，才能得救。他经常要我唱一些最新的流行歌曲，而那时候我已经会唱很多这种歌曲了。正是在帕洛的作坊里，在那些小刨子、锯末和各种木匠工具中间我听到了在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掌声。

大概帕洛师傅一定是把我唱歌的事告诉周围的某个熟人了。因此不久之后，各种各样不相识的人都来要求我唱歌了。现在每当我去完成父亲交给我的任务时，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得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无论是跳跳蹦蹦地跑在曲曲弯弯小街道的小胡同，还是疲乏地爬着很陡的斜坡，我总会碰到某个坐在阴凉里，手里干着编织活儿的老太太，她们用糖果招引我。如果我和小孩子们在广场上的喷水池旁边玩，那些终日呆在那儿聊天的老头们就会把我叫去，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唱了歌，才放我走。不管这种干扰在我的游戏中多么使我烦恼，当然他们有时也奖励给我甜食和小钱，但只要我一感觉到那种奇异的兴奋感情，我的懊丧也就消失了。现在这种感情在我回忆起来，也还清楚地体会得到。

这种奇异的感情在以后任何时候，当某个咏叹调、乐句、甚或是个别的渐强渐弱的音激动了听众，而我自己也和我们一起激动时，我都会重新感受到。它最终竟成为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愿望。而且常常与其说是想要博得热烈掌声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对被听众了解，被听众接受和与听众融为一体的要求。

人们常常指责我们歌唱家好虚荣。事实上我们在舞台上发

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故也可以说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虚荣更常常不过是特殊表现一种折磨人的、使人不得安宁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确信，是否找到了与听众的联系，确信歌唱的表演是否冲破音乐会经理或其他人设置的重重障碍而打动了人们的心弦。因为一般说来，歌唱家多半是软弱和孤立无援的。关于这些情况不须要再多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的，而是经过了日后的一些思考，才逐渐理解的。当然，这也跟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就能使人们一再重复，“再唱一个吧，贝尼亚米诺！”而感受到的快乐联系着的。

当然唱歌也完全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快乐。如果问五岁时的我，最喜欢什么，我一定会回答：“玩小石子！”那时候我对这种游戏着了迷，有一次大大使我们家惊慌失措，至今弟兄们还常想起这件事。

有一个夏天，非常炎热。这一天我很成功，因为我取得不少辉煌的战果，摧毁和占领了敌人的很多“城堡”。游戏结束了，我对自己的战利品又兴奋、又激动，一下子就溜进了家门。我从敌人那里赢得的小石子非常多，于是决定要好好地欣赏一下自己的宝物。为了不使别人打扰我观赏和清点石子，我就钻到姐姐屋里的大床下面去了。

吃饭的时候到了，而我的坐位却一直空着，大家都着了慌。哥哥们被派出去满城找我，而姐姐阿达和伊达则想尽办法安慰母亲，她一向在遇到这类事情时，都会感到是最可怕的不幸。立刻，哥哥们毫无结果地回来了，父亲决定去报告警察。忽然母亲猜出点什么来了，她抓起一把扫帚到屋子的各个角落搜查我，结果发现我在姐姐的床底下一堆小石子旁边睡着了。

时间过去了，连父亲最后的那么几个批发主顾也或者破产、或者不再向他定货了。有时候一些农村姑娘会希望自己的嫁妆

里有一对手工做的靴子，如果不算那样一些个别的定货，这时候父亲的全部活计就只是为自己的几个忠实主顾修鞋了。

很快就完全清楚了，单单一个制鞋作坊是不足以养家活口的。于是决定我的三个哥哥当中只留埃哲吉欧在制鞋作坊工作；阿伯朗离开家到神父那里去学习，以后将穿上神父的长袍；而卡切尔沃则到木匠那儿当学徒，后来他成了雕刻家。关于父亲，他不得不非常痛苦地放弃他曾经那么熟练地工作过的作坊，而去寻找另外一份新的工作。不久，他得到一张流动商贩的执照，搞到了一辆小车，就到各个集市去卖各种带子、小缎带、发针、小饰物，以及一切弄得到的小商品。我常常跟着他去卖，并且对这很感兴趣。但是父亲对卖这些小零碎是不称心的。母亲很了解这一点，因此很为他担忧。什么时候父亲能够最终找到一个可靠而适当的工作，她才能松下这口气。

我们教堂的打钟人去世了。于是父亲就请求这个职位。由于他是一个诚实、谦逊而又坚定、虔诚的教民和一个慈祥的养家人，就给了他这个打钟的职位。这意味着父亲将获得虽然为数不多却是固定的薪水、一个连着教堂的不用出房租的住所、几小块可以由他出租的土地。

我们马上就搬进了新居，于是父母亲就相信自己是很顺利的了，就象我们这一带地方常说的，抓到圣安东尼奥的胡子了。住在教堂的广场上，爬到钟楼的最高处招唤雷卡纳蒂的居民去祈祷——这简直是好极了！但是顺便说一下，这无可争辩的体面工作也意味着父亲再不能架着自己的小车满城跑了，即使他有这个时间也不行。现在，虽说一个打钟人的薪金已够吃饭，但是要想再多一盘汤，或是一盘面条却是办不到的。结果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但是它却为我这个六岁的小孩子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第 二 章

从六岁起，我就生活在大教堂旁边了。它成为我主要的指导者和老师，也就是它给了我尝试自己声音的机会。大教堂的一块块石头本身给了我这个没有文化的穷家孩子很多知识——远远多于我在小学里所学到的。大概也就是整个这安于寂寞的五年构成了我的全部正式教育。

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雷卡纳蒂的大教堂。只有在最详细的旅行指南中才会提到它，而那些急于寻找在那里诞生了诗人贾科莫·列奥帕尔迪^①的那幢房子的旅游者，对这座教堂则只不过瞟上一眼而已。从艺术观点来说，我想它在雷卡纳蒂并不是最有趣的地方。实际上它和一般的教堂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座不很大，但舒适的教堂。它建于中世纪，以后又经过多次修筑、改建。借助它使一个小孩子认识历史，已经是很好的了。在很多年中间，这座大教堂对我就象是我家的继续，甚至是我家的一部分。教堂里的祈祷成为我的一种日常事务，就如睡觉、吃饭、学校里的学习一样。并且这一切又都由于钟声的点缀显得更美丽了。父亲就是为了这件事，每次都得上钟楼。在圣歌、圣乐、神香和教堂祈祷的仪式中，我初次认识了一种富有诗意的创作的神秘。

^① 贾科莫·列奥帕尔迪，即伯爵蒙纳蒂（1798—1837）——意大利的语言学家、诗人、哲学家。

在教堂里祭坛旁边，蜡烛和神灯闪着微弱的亮光，在这幽静的半明半暗中，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并不是那种很有修养，或是非常容易受感动的孩子。但是在和过去大师们创作的圣者雕像和绘画的接近过程中，还是吸收了很多历史上的，至少是意大利的过去的东西。除了唱歌，我从来没有学过任何其他艺术、历史、或什么别的。除了在歌剧中碰到的那些历史上的人名之外，我只知道几个其他的名字，但是一个日期也没有记住。由于我的童年是在大教堂旁边度过的，所以很早就感到和那些艺术家、建筑师和大师们很接近，他们的劳动是受到对美的热爱所鼓舞，这种爱那么强烈，使得他们把自己的创作慷慨地献给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并且也因此才能够在象雷卡纳蒂这样的穷乡僻壤创作出那么卓越的艺术作品来。

我接近了这些艺术创作。要知道，它们简直就存在于我的家门口。同时我对它们也非常崇敬。当我忽然意识到我也和这些绘画和雕刻的创造者一样，是一个意大利人的时候，我真是又高兴、又骄傲。后来，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或是卡伯城，不论人们在哪里为我鼓掌，我总把它理解为，与其说是对我个人，不如说是对意大利表示的感谢。要知道，如果没有意大利，我个人就等于零了。而意大利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总是首先与我童年时代的景象——雷卡纳蒂的纯朴、可爱、古老的房屋，熟悉的四郊乡村风景联系在一起。

有时候我和母亲一起到别的教堂去做礼拜。我总是把她拉到圣玛丽亚·德依·梅尔康蒂教堂去，因为有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了一幅画，对它怎么也看不够。母亲告诉我，这幅画表现的是报喜节的情景。我喜欢这幅画，因为画上有一只猫。这只猫为我把报喜节变成一个真实的事情了。它站在“圣女”修道院中间，被天使的到来吓得把背弓得高高的，象个拱门似的。这位

不清自来的天使手里拿着百合花。他的几绺髻发随风飞起，就象他是直接从天上下来的样子。画的左前方是手里拿着书的年轻姑娘玛丽亚，非常美丽和谦逊，她刚听完天使的话，现在整个的表情都显出一种柔顺、同意的样子。我那时相信，真正的玛丽亚正该是那个样子，发生的一切事情也正该是那样的。左后面有一个洗脸用的小桌，——显然是给玛丽亚用的——在桌上有个水罐，用一块叠着的毛巾盖着，就和我们家里的一样，只不过大一点。在右面阳台后边深处，看得到一个爬满葡萄藤的小亭子，一棵顶梢枝杈伸延得远远的松树和一棵挺拔的柏树。“圣地”显然就和意大利一样。然后我的视线又转到那只猫的身上。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圣母有一只猫。而且对以后天使是否允许她还带着那只猫很感兴趣。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了。有一次回雷卡纳蒂休息，我又到圣玛丽亚·德依·梅尔康蒂教堂去看我童年时所喜爱的那幅画。那只猫不再使我感兴趣了，但是这幅画对我来说还是象以前一样美好。这是我曾看到过的最好的一幅“报喜节”的绘画。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罗连佐·罗陀的作品，他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伟大画家。当我又看见那张洗脸用的小桌和那座爬满葡萄藤的亭子时，就想到我那两个留在纽约的孩子。他们听过艺术课，并且每星期六都到博物馆去。无疑他们比我对这幅画了解得多得多。

从教堂出来，我决定步行回家。雷卡纳蒂座落在高高的山岗上。山谷是很多象波浪一样向四周蔓延的小山岗，远远地向两个方向伸展，一面伸向明亮的亚平宁山坡，一面到亚得里亚海边。海距城只有八公里。不久前我在这条路的中间为自己盖了一座房子。我沿着柏树林荫道走，观看着慢慢跟在大白牛的

后面耕地的农民和一个在小河里洗着自己那又长又黑的头发的姑娘。再往前，田地被一些小橄榄树林所代替，曲曲弯弯的树枝上爬满了葡萄藤。要使一个葡萄园提供好葡萄酒，得通过上百年勤奋的劳动。而我们附近农村酿的“维尔齐基欧”——一种晶莹的金绿色的酒，真是出色极了。

画“报喜节”的画家把“圣地”表现得如同意大利是正确的。我认为他对自己的想象没有错，那幅打开我的眼界的风景画是旧约中一幅卓越的插图。因此我也为自己是在雷卡纳蒂长大的而高兴起来。我的孩子们生长在纽约；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很忧郁。尽管那里有一切优越的条件，但是他们仍然损失了多少啊！在那里是否对他们真那么好吗？

我试着讲述大教堂给了我多少东西，但是远没有讲到最主要的——它教会了我唱歌。当我七岁的时候，大教堂的风琴师克维里诺·拉查里尼，建议我的父母亲把我送到“歌唱学校”去。这是一个童声合唱队，是他不久前仿照邻城罗列托的巴齐利卡教堂为我们的教堂创建的。他是一个非常人的人，忘我地热爱音乐，对小孩子无限温柔和耐心，甚至对那些没有任何一点天赋的孩子也是一样。他很为能够组织了一个很快就有了很大名声的（至少是在我们这一带有大名鼎鼎的）合唱团而骄傲。

记得当时格里高里圣歌不是必须唱的。我们的曲目是综合的，其中有罗西尼和古诺的宗教音乐，有拉查里尼专门为我们写的歌曲和年轻的罗连佐·佩罗基^①的作品，我们的大师拉查里尼对他非常敬佩。唐佩罗基当时已经是罗马西克斯钦合唱团的领导者（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他去世），他也是帕列斯特里那

① 罗连佐·佩罗基(1872—1956)是天主教神父，大量圣经题材的清唱剧的作曲者。

在意大利所开创的传统宗教音乐的卓越作曲家。对我来说，演唱他的作品总是最大的快乐，而且我现在骄傲地回忆着他曾给予我的友谊。

我们的“歌唱学校”共有二十个人，我是最小的一个，大师不得不把我放在一个小凳子上，以使我的头能够从大风琴的那些管子后面露出来。大师对我非常亲切，给我很多照顾，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要知道，在家里我是最小的，所以习惯于别人都照顾我。只有当他个别教我学独唱部分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教会我花了多少心血。

然而使帕洛师傅开心和在大教堂合唱队唱歌却完全是两回事。唱歌成为我最大的快乐，最美和最使我激动的乐趣。我感觉到其中有意义和目的。在学校里我多多少少有些笨，但是在合唱队，看来我是最有前途的学生。拉查里尼大师把我引进一个新的世界，而我也明白，我不仅能够跟随他，而且自己也强烈地追求这个。当我在罗马教皇的大弥撒曲中唱完自己第一个独唱部分后，我最终领悟到，我要当一名歌唱家。

当然，这还是遥远的事情，那时候我甚至不能想象这将会如何实现。我还十分年轻，对生活中的艰难只有很模糊的了解。当时我们的合唱队开始被邀请参加各地的音乐会，主要在我们玛尔凯本省附近的城市和村镇。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几乎走遍全意大利。我们到了科尔通城，在纪念该城的庇护者圣玛格丽特的特别仪式上唱歌。有时照规定给我们一些报酬，当我把自己最初的工资交给母亲时，很为之骄傲。

我不久就了解到一个歌唱家在生活中有其难处，也有一些特权。有一次夏天，我们的合唱队去昂科纳，这个地方离雷卡纳蒂不远。我们黎明动身，由于火车已经挤满了人，一路上我们都不得不站在过道里；而到达后，我们在唱弥撒曲时，整个